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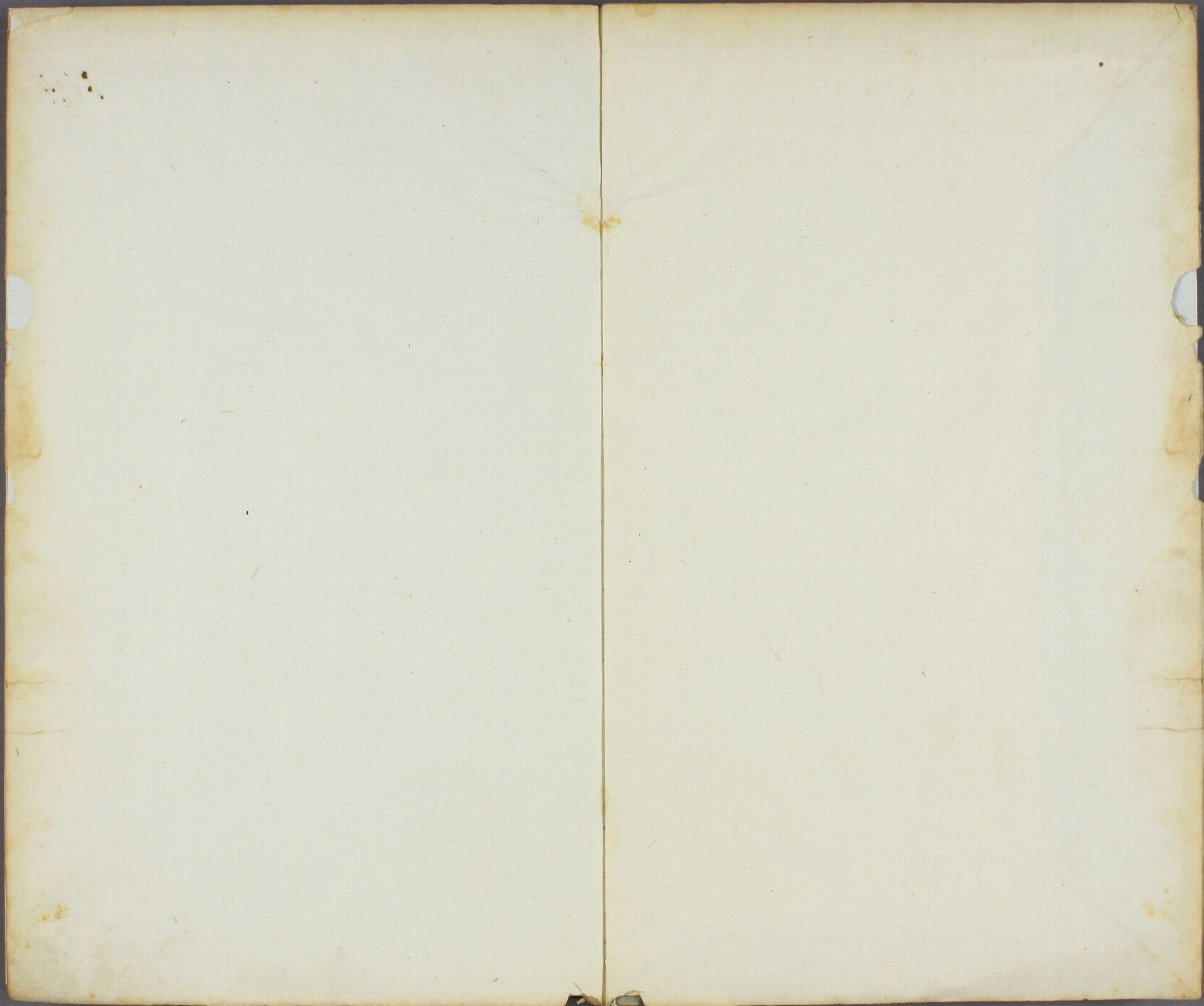
劉王兩先生評點吳莊學

全八本

仁仁  
1.604  
3

早稻田大學附屬	
圖書館	
第一寄	
經書	
第 314 號	第 3 卷
此書不外館許帶出	





門口七13  
P604  
3



南華經四卷目

第六篇

大宗師

第七篇

應帝五



南華 四卷目

以大宗師為道  
非也其誰自言  
者皆大宗師也

首兩句開口便  
盡

平鋪

南華經卷四

大宗師第六

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富  
其所宗而師者無心也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

知天人之所  
為者皆自然

也則內放其身而外冥於物  
與眾玄同任之而無不至也知天之所為者天

而生也

天者自然之謂也夫為為者不能為而  
為自為耳為知者不能知而知自知耳

自知耳不知也不知也則知出於不知矣自為  
耳不為也不為也則為出於不為矣為出於不

為故以不為為主知出於不知故以不知為宗  
是故真人遺知而知不為而為自然而生坐忘

而得故知稱絕  
而為名去也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

陳明卿曰大宗師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言真味正在一寐之中  
天之生非天生之謂也此言其壹之綿之者於大意至人之所為一曰天人原是一片及其說

人之所為又只在心知上與此省煩惱此是有用實話非著書寓言良可感嘆養字說得最好人之生至此所知已多矣晦其神識若盡知然所謂養也若以逆所知上推言靈臺老亦不以而天德之矣知以不知為知感矣然又安知所知者之為真知

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天者是知之盛也。人之生也。形雖七尺而五常必具。故雖區區之身。乃舉天地以奉之。一故天地萬物凡所有者。不可一日而相無也。一物不具。則生者無由得生。一理不至。則天年無緣得終。然身之所有者。知或不知也。理之所存者。為或不為也。故知之所知者寡。而身之所有者眾。為之所為者少。而理之所存者博。在上者莫能器之。而求其備焉。人之所知不必同。而所為不敢異。異則偽成矣。偽成而真不喪者。未之有也。或好知不倦。以困其百體。所好不過一枝。而舉根俱弊。斯以其所知。而害所不知也。若夫知之盛也。知人之所為者。有分。故任而不彊也。知人之所知者。有極。故用而不蕩也。故所知不以無涯自困。則一體之中。知與不知。開相與會。

而俱全矣。斯以其。雖然有患。雖知盛未若遺知。任天之無患也。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夫知者未能無可無不可。故必有待也。若乃任天而生者。則遇其所待者。特未定也。有待則庸詎知物而當也。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我生有涯。天也。必欲益之。人。然此人之所謂耳。物無非天也。天也者。自然也。人皆自然。則治亂成敗。遇與不遇。非人為也。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有真人。而後天下之皆自然耳。知。皆得其真。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凡寡而不不可亂也。不雄成。不恃其成。不暮士。縱心直前。而順者眾。不雄成。不恃其成。不暮士。羣士自合。非

乎知有所待於  
後當如人用法  
隨所附會故曰  
未定在所謂庸  
詎知云云者是  
自解了此其  
為大宗之道此  
其為道遠之書  
不逆寡即象以  
為寡且不逆則  
所順者衆其意  
美矣愚意以為  
達者惡也達寡  
猶猶少也

大宗師語

謀暮以致之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直自全當  
而無過耳非以得失經心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  
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言夫知之登至於道者若  
此之遠也理固自全非畏死也故真人陸行而  
非避濡也遠火而非逃熱也無過而非措當也  
故雖不以熱為熱而未嘗赴火不以濡為濡未  
嘗蹈水不以死為死未嘗喪生故夫生者豈生  
之而生哉成者豈成之而成哉故任之而  
無不至者真人也豈有槩意於所遇哉古之  
真人其寢不夢無意想也其覺無憂當所遇而安也其食不  
甘理當食耳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乃在根本中來眾人

不求其所終正  
是不究竟更快  
活佛之徒欲究  
竟甚善乃莊子  
之所深悲以為  
不終天年也忘  
而後之也舉物  
還人心不相道

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嗑言若哇氣不平暢其耆欲深  
者其天機淺深根寧極然後反一無欲古之真人不知說生  
不知惡死與化為體其出不訢其入不詎泰然而任之脩  
然而往脩然而來而已矣寄之至理故往來而不難不忘其  
所始不求其所終終始變化皆忘之矣豈直逆忘其生而猶復探求死意也  
受而喜之不問所受者何物忘而復之復之不由於識  
乃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  
人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之感人無窮人之逐欲無節則天理滅矣真

南華經卷四

抱而不離不以  
人助無所容力  
勿忘勿助亦此  
之謂向上聖賢  
未有不知此而  
聖賢者波解氣  
作養心乃不知  
也  
心志專一於此  
顯於此何與匹  
是形容燕處超  
然如木偶人也  
雖然如有所顯  
顯字亦奇  
揚用備曰部注  
多俊語如云煖

焉若春陽之自  
和如澤榮者不  
謝凄乎如秋霜  
之自降如彫落  
者不怨李伯用  
其語為詩州不  
謝榮於春風木  
不怨落於秋天  
蘇東坡用其意  
為詩曰君看秋  
事入無事乃更  
悲晉人語本自  
拔後况子玄之  
韵致乎宜為李  
蘇西公之欣賞  
也

人知用心則背道助  
天則傷生故不為也  
容寂雖行而無其顛顛顛大朴凄然似秋殺物非為  
威威收放之煖然似春生物非為仁也喜怒通四時夫體道合變者與寒暑同  
其温嚴而未嘗有心也然有温嚴與物有宜而  
之貌生殺之節故寄名於喜怒莫知其極無心於物故不奪物宜故聖人之用  
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  
人因人心之所欲亡而亡之故不失人心也夫  
人之在天下煖焉若陽春之自和故蒙澤者故  
不謝凄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彫落者不怨

樂通物非聖人也夫聖人無樂也直有親非仁  
也至仁無親任天時非賢也時之者未若忘時  
利害不通非君子也不能一是非之塗而就利  
行名失已非士也善為士者遺名而自得故亡  
身不真非役人也自失其性而矯以從物若狐  
不借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  
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斯皆  
傷我也狗人殉彼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與物同宜  
而非朋黨

皆如手足而皆無所親承也如不足而無所增也與猶與遲回如有後角亦不執滯也等乎其未可制則超然矣連乎其似好閉極形其藏塞貌悅乎忘其言也言語氣象皆悟其至與老子只發明所以不能亦此喻者而人以為頑洞豈知作者

用心與調理哉以刑為體最是入用端的如金制木禮為翼知為時皆不虛造自儒者言之為駁難自養生者言之為顛倒未易於口語訓故也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索意百辭深入玄境但覺結處蕭散不煩遠可如此

若不足而不承。冲虛無餘。如若不足也。下之與乎其觚而不堅也。而無不上。若不足而不承也。章法。張乎其虛而不華也。常遊於獨。張乎其虛而不華也。曠然無懷。邢邢乎其似喜乎。至人無喜。暢然也。乃至於實。邢邢乎其似喜乎。和適故似喜也。崔乎其不得已乎。動靜行止。常居必然之極。濳乎進我色也。不以物傷已也。與乎止我德也。無所趨也。厲乎其似世乎。至人無厲。與世同。警乎其未可制也。高放而自得。連乎其似好閉也。綿邈深遠。莫見其門。悅乎忘其言也。不識不知。而天機自發。故悅。以刑為體。刑者治之。體非我為。以禮為翼。禮者世之所

自行耳。以知為時。知者時之動。非我唱。以德為循。德者自彼所循。非我制。以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任治之自殺。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順世之所行。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夫高下相受。不可逆之流也。曠然無情。羣知之府也。承百流之會。居師人之極者。奚為哉。任時世之知。委必然之事。付之天下而已。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丘者所以本也。以性言之。則性之本也。夫物各有足。足於本也。付羣德之自循。斯與有足者至於本也。本至而理盡矣。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凡此皆自彼而成。成之不一。



與一字非道也  
非自然也只是  
徒一紀得空便  
做習應不一處  
也只如此不好  
也一如惡之臭

在已。則雖處萬機之極。而常間暇自適。忽然不  
覺事之經身。恍然不識言之在口。而人之大迷。  
真謂至人之。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  
為勤行者也。故其好之也。一其不一也。一  
心而順彼。故好與不好。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  
所善所惡。與彼無二也。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  
其一也。天徒也。其不一也。人徒也。夫真  
人同天。均彼我。不以其一異乎。不一。其一與  
天為徒。無有而不。其一與人為徒。彼彼而我  
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夫真人同天人。  
相非。天人不相勝。故曠然無不。死生命也。其有  
一冥然無不任。而玄同彼我也。死生命也。其有  
夜旦之常天也。其有晝夜之常。天之道也。故知  
死生者。命之極。非妄然也。若夜

旦耳。奚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夫真人  
所係哉。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夫真人  
晝在夜得。夜以死生為晝夜。豈有所不得乎。人  
之有所不得。而憂娛在懷。皆物情耳。非理也。  
彼特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而况其卓乎。卓者  
之謂也。夫相因之功。莫若獨化之至也。故人之  
所因者。天也。天之所生者。獨化也。人皆以天為  
父。故晝夜之變。寒暑之節。猶不敢惡。隨天安之。  
况乎卓爾獨化。至於玄冥之竟。又安得而不任  
之哉。既任之。則死生。人特以有君為愈乎。已而  
變化。唯命之從也。身猶死之。而况其真乎。夫真者不假於物。而自  
豈直君命。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啣以濕。相瀉  
而已哉。善論

兩藏字已怪又  
夜半又負走何  
其奇也然非我  
言身心之際深

淺深而所失多  
矣藏之又難達  
人大觀藏天下  
於天下與上江  
湖相似遊于物  
之而不得遊而  
皆存一語精尽  
亦是筆中有力  
能自喻其見地  
反覆三四猶字  
辨論雄偉

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不足而相愛與其  
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非譽皆  
故至足者忘善惡遺死生與變化為一夫大塊  
曠然無不適矣又安知堯桀之所在邪夫大塊  
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夫形  
死皆我也故形為我載生為我勞老為我佚故  
死為我息四者雖變未始非我我奚惜哉故  
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死與生皆命也無  
不獨善也故若以吾生善則已有善則生  
為善乎則吾死亦善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  
謂之固矣方言生死變化之不可逃故先舉無  
逃之極然後明之以必變之符將任

化而無然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  
也夫無力之力莫大於變化者也故乃揭天地  
以趨新負山嶽以舍故故不暫停忽已涉新  
則天地萬物無時而不移也世皆新矣而自以  
為故舟日易矣而視之若舊山日更矣而視之  
若前今交一臂而失之皆在冥中矣故向者  
之我非復今我也我與今俱往豈常守故哉而  
世莫之覺故謂今之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  
遇可係而在豈不昧哉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  
不知與化為體而思藏之使不化則雖至深至  
固各得其所宜而無以禁其日變也故夫藏而  
有之者不能止其遯也無若夫藏天下於天下  
藏而任化者變不能變也若夫藏天下於天下  
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無所藏而都任  
之則與物無不

冥與化無不一。故無外無內。無死無生。體天地  
而合變化。索所遜而不得矣。此乃常存之大情。  
非一曲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  
之小意。化而未始有極也。人形乃是萬化之一遇耳。未  
獨喜也。無極之中。所遇者皆  
若人耳。豈特人形可其為樂可勝計邪。本非人  
喜而餘物無樂邪。其為樂可勝計邪。而化為  
人。化為人。失於故矣。失故而喜。喜所遇也。變  
化無窮。何所不遇。所遇而樂。樂豈有極乎。故  
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遜而皆存。夫聖人遊  
於變化之  
途。放於日新之流。萬物萬化。亦與之萬化。化者  
無極。亦與之無極。誰得遜之哉。夫於生為亡。而  
於死為存。於死為存。善天善老善始善終。人猶  
則何時而非存哉。

效之。此自均於百年之內。不善少而否老未能  
體變化。齊死生也。然其平粹猶足以師人  
也。又况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此玄同  
萬物而  
與化為體。故其為天下  
之所宗也。不亦宜乎。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  
形。有無情之情。故無為也。可傳而不可受。古今  
有常無之信。故無形也。咸得自容。而  
宅之。莫能。可得而不可見。莫見其狀。自本自  
受而有之。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明無不待  
有而無也。神鬼神帝  
生天生地。無也。豈能生神哉。不神鬼帝。而鬼帝  
自神。斯乃不生之神也。不生天地。而  
天地自生。斯乃不生之神也。故夫人之果不足  
以神。而不神則神矣。功何足有事。何足恃哉。

楊用脩曰孔子云易有大壺者何屋柱之名屋必有壺而後成屋元氣者天地之壺曰太壺言非尋常之壺周子恐後人滯於有故曰太壺本無壺再証之莊子而愈信矣馮夷水神眉吾太山之神禹強非方之神

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  
先天地生而不為久。帝法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言道之無  
所不在也。故在高為無高。在深為無深。在久為無久。在老為無老。無所不在。而所在皆無也。且上下無不格者。不得以高卑稱也。內外無不至者。不得以表裏名也。與化俱移者。不得言久也。終始常無者。豨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

得之。以處玄宮。禹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  
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道無能也。此言得之於道。乃所以明其自得耳。道不能使之得也。我之未得。又不能為得也。然則凡得之者。外不資於道。內不由於已。掘然自得。而獨化也。夫生之難也。猶獨化而自得之矣。既得其生。又何患於生之不得。而為之哉。故為生果不足以全生。以其生之不由於已為也。而為之則傷其真生也。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

此兩語有評泊  
可作古今人品  
謂下者有聖人  
之才却是詭取

外天下外物外  
生次第亦有詳

子何也。曰。吾聞道矣。聞道則任其自南伯子葵  
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  
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  
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  
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  
守。而。告。之。參。日。而。後。能。外。天。下。外猶已。外。天。下  
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物者朝夕所  
須。切已難忘已。  
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都遺已。外

看心法

警策

櫻者外禦寒者  
內鎮其名已屬  
杜撰其下蓋見  
得意前無古人

生矣。而後能朝徹。遺生不惡死。不惡死。故所  
徹也。朝徹而後能見獨。當所遇而安之。忘先後  
見獨而後能無古今。與獨無古今而後能入於  
不死不生。夫係生。故有死。惡死。故有生。是殺生  
者不死。生者不生。其為物無不將也。任其自  
將。無不迎也。任其自迎。故無不迎。無不毀也。任其自毀。故無不毀。無  
不成也。任其自成。故無不成。其名為櫻寧。夫與物冥者。物  
縈亦縈。而未始  
不寧。櫻寧也者。櫻而後成者也。物縈而獨不縈  
則敗矣。故縈而

南華經卷四

十

然大藥不出而  
目唇舌妙在子  
孫二字

任之。則莫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  
不曲成矣。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  
洛誦之。孫  
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  
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者。所以  
之參寥。夫階名以至無者。必得無於名表。故雖  
又玄。參寥聞之。疑始。夫自然之理。有積習而成  
也。至精。故乃七重而後無之。蓋階近以至遠。研粗以  
名九重而後疑無是始。子祀。子輿。子犁。子來。  
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生為春。以死

以前偉哉為  
者語鼠肝蟲  
曰一意至哉  
陽六父母  
以逐不惟  
八話

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云

之之犁也

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夫死生猶一氣。非無為怛。寐不願人驚之。

汝為將。奚以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

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

於人。不翅於父母。自古或有能違父母。未

夜之節。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此

者也。焉。死生猶晝夜耳。未足為遠也。時當死。亦

禁。而橫有不聽之心。適足捍逆於理。以

然大槩不出而  
日唇舌妙在子  
孫二字

任之則莫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

不曲成矣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

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

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者所以名無而非無玄冥聞

之參寥夫階名以至無者必得無於名表故雖玄冥猶未極而又推寄於參寥亦玄之

也又玄參寥聞之疑始夫自然之理有積習而成者蓋階近以至遠研粗以

至精故乃七重而後無之名九重而後疑無是始子祀子輿子犁子來

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生為春以死

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云之犁也

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夫死生猶寐不願人驚之

無為怛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

汝為將奚以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

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

於人不翅於父母自古或有能違父母未

夜之節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

焉死生猶晝夜耳未足為遠也時當死亦禁而橫有不聽之心適足捍逆於理以

以前偉哉為  
者語鼠肝蟲  
曰一意至哉  
陽六父母  
以逆不惟  
八話

是語之因得  
意無緣作病  
死待六字湊拍  
脫灑

死其死之速。由於我悍。非死之罪也。彼謂死耳。在生故以死為被。夫大塊載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者。乃所以善吾死也。理常俱也今大冶鑄金。余曰。我且必為鑊。鄒大冶必以為不祥之。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祥之人。人耳。人耳。唯願為人也。亦猶人。變化之道。靡所不遇。今一遇人。生非故為。時自生耳。矜而有之。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

在而不

本是語之因得  
也。意無緣作病  
死待六字湊拍  
漫言而有  
美措轉

可哉。人皆知金之有係為不祥。於金則所係之情可解。可成然。寐遽然覺。以寐寤自若。不子桑戶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於無相為。夫體天地。冥變化者。雖手且與於無相與也。未嘗相為而表裏俱。於無相為也。若乃役其心志。以恤手足。故以天下為一體者。無愛為於其間也。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無所相忘以生。無所忘其生。則無不忘矣。故三人相視而笑。莫能隨變任化。無所窮竟。

南華經卷四

之無異



言死生之理至  
此處吊死獨言  
所以不死者其  
本末終始深淺  
不備所謂遊  
氣假於物  
同辭繁然  
無所可隱  
以下注脚

心遂相與友。若然者。豈友哉。蓋寄明至親而無愛念之近情也。莫然  
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  
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  
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  
之迹也。齊死生。忘哀樂。禮意者。必遊外以經內。守母以存子。禮也。若乃矜乎名聲。牽乎形制。不任實。父子兄弟。懷情相欺。豈禮之大意哉。子貢趨而進曰  
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  
禮也。若乃矜乎名聲。牽乎形制。不任實。父子兄弟。懷情相欺。豈禮之大意哉。

曰往

言死生之理至  
此處吊死獨言  
所以不死者其  
本末終始深淺  
不備所謂遊  
氣假於物  
同辭繁然  
無所可隱  
以下注脚

何人者邪。脩行無有。而外其形  
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子  
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夫理內相宜  
遊外之致。而不冥於內者也。未有能  
不遊於外者也。故聖人常遊外以弘內  
順有。故雖終日揮形。而神氣無變。俯仰  
淡然自若。夫見形而不及神者。天下之  
是故觀其與羣物竝行。則莫能謂之遺物  
人矣。觀其體化而應務。則莫能謂之坐忘  
得矣。豈直謂聖人不然哉。乃必謂至理之  
是故莊子將明流統之所宗。以釋天下之  
若直就稱仲尼之如此。或者將據所見以排  
故超聖人之內迹。而寄方外於數子。宜忘其

而歌類

南華經卷四

假于異物便是  
圓覺地水火風  
之論

寄以尋述作之大意。則夫遊外弘內之道。坦  
然自明。而莊子之書。故是超俗。蓋世之談矣。  
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夫  
近事也。施之於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  
方外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  
天地之一氣。皆冥之。彼以生為附贅縣  
縣贅之自附。此氣。以死為决疣潰癰。决  
之時聚。非所樂也。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  
潰此氣之自。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  
散。非所惜也。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  
在。死生代謝。未始有極。與之俱往。則  
無往不可。故不知勝負之所  
託於同體。假因也。今死生聚散  
物也。無異而不假。

異而生

又

一。我謂我。汝必躬。任之於理。

奚來為軼。夫堯既已黜。汝以仁義

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

其將以形教自虧。殘而不能。意而子曰。

願遊於其藩。且願遊其藩。傍而已。許由

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

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

八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智。皆在鑪

假于異物便是  
圓覺地水火風  
之論

寄以尋述作之大意。則夫遊外弘內之道。坦  
然自明。而莊子之書。故是超俗。蓋世之談矣。  
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夫

近事也。施之於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

天地之一氣。皆冥之。彼以生為附贅縣

懸贅之自附。此氣以死為決疣潰癰。若

潰此氣之自散。非所樂也。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

在。死生代謝。未始有極。與之俱往。則

託於同體。假因也。今死生聚散。無異而何。以資汝

濟。與而止。

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

奚來為軼。夫堯既已黜汝以仁義

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

其將以形教自虧殘而不能。意而子曰

願遊於其藩。且願遊其藩傍而已。許由

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

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

八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智。皆在鑪

耳。言天下之物未必皆自成也。自然之理亦有須治鍛而為器者耳。故此之皆聞道而後亡其所務。庸詎知夫造物寄言以遣云為之累。

息我黜而補我剝。使我乘成以隨先生。性直往者自然也。往而傷性。性傷而能亦自然也。庸詎知我之自然當不息黜乘可成之道。以隨夫子邪。許由曰噫未而勿告。恐非造物之至。

我謂汝言其大畧。吾師乎。吾師乎。整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皆自爾可無愛

仁義長於上古而不為老。日新覆

求形而不為巧。自然故非巧也。此所遊已。

回曰。回益矣。以損之為益也。仲尼曰。何謂

一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仁者兼愛之。者成物之功。愛

一迹行焉。成之非義。義功見焉。存夫仁義以知愛利之由無心。故忘之可也。但忘功

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

矢。曰。可矣。猶未也。禮者形體之用。樂者樂生之具。忘其具未若忘

以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

仲尼蹙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

至 迂 之 之 無 而 以 言 主

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夫坐忘者。奚所不忘。

心其迹。又忘其所以迹者。內不覺其一身。外有天地。然後曠然與變化為體。而無不

化。曰同則無好也。無物不同。則未嘗不適。未嘗不適。何好何惡哉。

無常也。同於化者。唯化而果其賢乎。丘也

而後也。子與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與

不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此二人相為。無相為者出。

而往食者。乃任之天理。非相為而後往也。至子桑之門。

大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

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

是。嫌其有。情所。以趨出。遠理。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

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

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

此極者。命也夫。言物皆自然。無為之者也。

此篇

應帝王第七

夫無心而任乎自化者應為帝王也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

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

虞氏不及泰氏。

夫有虞氏之與泰氏皆世事之迹也。世孰名之哉。未之嘗名。何勝負之有。邪。然

無迹者。乘羣變。履萬世。世有夷險。故迹有不及也。

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

出於非人。

夫以所好為是人。所惡為非人者。唯以是非為域者也。夫能出於非人之

域者。必入於無非人之竟矣。故無得無失。無可無不可。豈直藏仁而要人也。

泰氏其

人字疊上之人

唐荆川曰言舜猶有素尚是出

於人道而非生  
於天道也未始  
於非人泰氏  
天道不期

子指上  
故曰

臥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已為馬一以已為牛夫  
是又奚是人非人之有哉其知情信任其自知  
斯可謂出於非人之域故情信  
其德甚真任其自得而未始入於非人不入乎  
域所以絕於有虞之世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  
何以語女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  
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以  
制物則物失其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失  
負山也夫寄當於萬物則無事而自  
身制天下則功莫就而任不勝

聖人之治也治外乎全其性分正而後

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不為其所不能且鳥高飛以避

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

患禽獸猶各有以自存故帝王任之而不為則自成也而曾二蟲之無知

之言汝曾不如此二蟲之各存而不待教乎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

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無名人

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問為天下則非起於大初止於

也玄冥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任人之自為厭則又乘

古也汪  
公亦  
焉

如

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  
以處壙垠之野莽眇羣碎之謂耳乘羣碎馳萬物故能出處常通而無狹滯之地  
汝又阿弔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言皆放之自得之場  
則不治而自治也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任其性而  
無所飾焉漠然靜於性而止順物自然而無  
則淡矣任性自生公也心欲益之私也容私果不足以生生  
容私焉而天下治矣而順公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疆梁  
乃全也物徹疏明學道不勅如是者可比明王

耳皆  
以辨

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  
容身不得不足以比聖王且也虎豹之文來田便執  
猿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此皆以其文章技能係累  
其身非涉虛以御乎無方也陽子居蹙然曰敢問明王之治  
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天下若無  
明王則莫能自得今之自得實明王之功也然  
功在無為而還任天下天下皆得自任故似非  
明王化貸萬物而民弗恃夫明王皆就足物性  
而莫知恃故人人皆云我自爾  
賴於明王有莫舉名使物自喜雖有蓋天下之功而不舉以為  
南華經卷四



已名。故物皆自。立乎不測。居變化之塗。日新而無方。而遊於

無有者也。與萬物為體。則所遊者虛也。不能冥物。則迕物不暇。何暇遊虛哉。鄭

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

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不意自聞死日

也。篇法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

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謂季咸之至。又過於夫子。

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且與

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言列子之未懷道也。且

世充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未懷道。有心。

方以必信於世。故可得而相之。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列子

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

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

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

文萌乎。不震不正。萌然不動。亦不自正。與枯木同其不華。濕灰均於寂魄。此

乃至人無感之時也。夫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

地。其行也水流。其止也淵默。淵默之與水流。天

行之與地止。其於不為而自爾一也。今季咸見

其尸居而坐忘。即謂之將死。覩其神動而天隨

猶禪家備  
之  
是  
如雷

丁作灰

著之

因謂之有生。誠應不以心而理自玄符。與變化升降。而以世為量。然後足為物主。而順時無極。故非相者所測耳。此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德機不發。應帝王之大意也。

杜曰。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

吾見其杜權矣。杜。權機也。今乃自覺昨日之所見。見其杜權。故謂之將死。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天壤之中。覆載之功見矣。比之地文。名實不入。任自然而不猶外乎。此應感之容也。

機玄應。而名利之飾。皆為棄物。而機發於踵。常在極上起。

善者機也。

機發而善於彼。彼乃見之。

嘗又與來。明日

六

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

亦得

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

曰。吾鄉示之以太冲莫勝。

居太冲之極。浩然泊心。而玄同萬方。故勝負莫得。肩莫得。厝其間也。

是殆見吾衡氣機也。

無往不平。混然一之。以管闢天

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淵者。靜默之謂耳。夫水常

無心。委順外物。故雖流之與止。鯢桓之與龍躍。常淵然自若。未始失其靜默也。夫至人用之則

南華經卷四

動如三  
石字似  
之虛

三五

冥則得

行。捨之則止。行止雖異。而玄默一焉。故畧舉三  
異以明之。雖波流九變。治亂紛如。居其極者。常  
淡然自得。泊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  
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  
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  
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雖變化無常。深根寧極也。吾與之  
虛而委蛇。無心而隨物化。不知其誰何。所係也。因以為  
弟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變化頽靡。世事波流。  
人一耳。然應世變而時動。故相者無八至  
其目。自失而走。此明應帝王者無方也。

俚語六創  
子無親是

父至未始  
亦即次第  
力處也然處  
致古托巫咸  
以形之此段因  
附列子之下終  
其說波羅應帝  
王之道六欲本  
雞為之然於事  
不迫故又著此  
豎語末著三帝  
夫托兜戲言之

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爨。  
食豕如食人。忘貴也。於事無與親。唯所遇耳。雕琢復朴。  
去華取實。塊然獨以其形立。外飾去也。紛而封哉。雖動而真不散。  
也。一以是終。使物各自終。無為名尸。因物則物各自當其名也。無  
為謀府。使物各自謀也。無為事任。付物使各自任。無為知主。無則物各自自謀也。  
則物各自自謀也。體盡無窮。因天下之自為。故馳萬物而無窮。而遊無  
主。其知也。朕任物故。盡其所受乎天。足則止也。而無見得。見得則不  
知。亦虛而已。不虛則不能任羣實。至人之用心若鏡。鑒物而無

南華經卷四

三六

所謂不可莊語  
以此  
呂吉甫曰南陽  
喻儵然而有此  
陰喻忽然而無  
中央不有不無  
所以會合之也  
無忽惟異乎渾  
而渾沌未嘗  
之異故云詩  
知其為  
秋報之則  
必聽食息  
鑿而與物  
飲其朴之  
不可得也

情。不將不迎。應而不藏。來即應。去即止。故能勝物而不

傷。物來即鑿。鑿不以心。故雖南海之帝為儵。北

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

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

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

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為者。收之。

褚伯秀曰：南華一怪其言也。湍激類號，跌宕乎諸子之表，不可不繩墨求而內篇之與。窮神盡化，道貫天人，隱然法度森嚴，與易老相上下。始於逍遙，終於應帝王者，學道之要在反求。諸已無造，非樂於法外觀萬物理，事不齊物，森而巳可忘已，忘而管登之至得矣。後世所以善已，在立所以善物，皆在德以充之，充則萬物符契宗之，為師大宗師之奉。

主矣。措諸治道也。何難內則為至，為神，外則為帝，為王，斯道之所以欽之。一身不為有餘。散之天下，不為不足也。夫真人之所造，詣即七篇而不泥離七篇而胎合，所以外泯光塵。內存慧照，善學者於內篇求之，思過半矣。

羅勉道曰：篇中多雜糅，如參同契云：此難不獨邪。蓋言其偏之術，則不能成道。俞列子之未盡其寔也。文者山川州水也，州水萌生，恬安靜，不見動搖，各正性命，不待人力，但覺大地窅然而已。度人徑所謂神風靜默，山海濺雲，天無浮翳，四氣朗清，一國地土山川，林水緬平，一等寔護高下，正是此素。即所謂杜德，杜德杜德，杜德杜德，杜德杜德，杜德之中，即有叔夜覺其昨日所見，略不同也。杜德杜德，杜德杜德，杜德杜德。

以為報德甚奇，凡皆愛之，不知其害欲復為渾沌，難矣哉。右狀至此，無被餘蘊，知者以為此大極，不知者以為此寓言也。

南華經五卷目

外篇

第八篇

駢拇

第九篇

馬蹄

書大畧必莊  
心不可以訓

一其所謂性  
謂德也其

疎其字錯  
出物非有

二非無謂者  
其所以為奇

也  
篇法

南華經卷五

外篇

駢拇第八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

形哉而侈於性夫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

足此則駢贅皆出於形性非假

物也然駢與不駢其性各足而此獨駢枝則於

衆以為多故曰侈耳而惑者或云非性因欲割

而棄之是道有所不存德有所不載而人有棄

材物有棄用也豈是至治之意哉夫物有大小

能有少多所大即駢所多即贅駢贅之分

物皆有之若莫之任是都棄萬物之性也多方

褚伯秀曰內篇  
命題本於漆園  
各有深意外雜  
篇則為鄭象所  
刪備但接篇首  
字名之而大義  
亦存焉

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夫與物冥者無多也。故多方於仁義者雖列於五藏然自一家之正耳。未能與物無方而各正性命。故曰非道德之正。夫方之少多天下未之有限。然少多之差各有定分。豪芒之降即不可以相歧。故各守其方。則少多無不自得。而或者聞多之不足以正少。因欲棄多而任少。是舉天下而棄之。不亦妄乎。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直自性命不得不然。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五藏直自多方耳。而少者橫復尚之。而多方於聰明以至淫僻。而失至當於體中也。

工辭

之用也。聰明之用各有本分。故多方不為有餘。賤少而貴多也。見夫可貴而矯以尚之。則自多於本用。而困其自然之性。若乃忘其所貴。而保其素分。則與性無多。而異方俱全矣。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夫有耳目者。未嘗以慕聾盲自困也。所困常在於希離慕曠。則離曠雖性聰明。乃是亂耳目之主也。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

擢德謂選取好  
題目也

若以爲非字而  
彼用明用聽之  
人則以爲非矣  
非字之錯此即  
非耶與不是字  
不相涉  
句字疑非當作  
才數陸者救  
台及之取陳  
而尊事之也

已。夫曾史性長於仁耳。而性不長者。橫復慕之。  
慕之而仁。仁已僞矣。天下未嘗慕桀跖。而必  
慕曾史。則曾史之簧鼓天下。駢於辯者。纍瓦結  
使失其真性。甚於桀跖也。駢於辯者。纍瓦結  
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傲跬譽無用  
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夫騁其奇辯。致其危辭  
口。而必競辨於楊墨之間。故此皆多駢旁枝之  
則楊墨乃亂羣言之主也。故此皆多駢旁枝之  
道。非天下之至正也。此數子皆師其天性。直自  
正耳。然以一正萬。則萬不正矣。故至正者。彼正  
不以已正天下。使天下各得其正而已。彼正  
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物各任性。乃正正也。自  
此已下觀之。至正可見。

本無決亂意直  
禪取上文詰曲  
後而愈激

矣。故合者不爲駢。以枝正合。乃而枝者不爲跂。  
以合正枝。乃長者不爲有餘。以短正長。乃短者  
謂枝爲跂。謂長有餘。謂短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  
不爲不足。以長正短。乃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各自有正。不可以  
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知其性分。非所斷續。  
而任之。則無所去。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夫仁義  
憂而憂自去矣。○發○策○自是人  
之情性。但彼仁人何其多憂也。而憂之者。真可  
當任之耳。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斲之  
謂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斲之  
南華經卷五



友化急欲其之  
辨則已他矣

痛快愈後愈激

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謂之不足故泣而決之以為有餘故啼而齧之。夫如此舉羣品萬殊無釋憂之地矣。唯各安其天性不決駢而齧枝。則曲成而無傷又何憂哉。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兼愛之迹可尚則天下之目亂矣。以可尚之迹蒿令有患而遂憂之此為。而饗貴富。夫貴富所以可饗由有蒿之者也。若乃無可尚之迹則人安其分將量力受任。豈有決已效彼以饗竊非望哉。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夫仁義自是人情也而三代以下橫

起得好

辨而急

其囂囂棄情逐迹如將不及不亦多憂乎。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膝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响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纏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夫物有常助則泯然自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同物故而不不自覺也。與物無

誘與莠同莠種而生者孰生之物之所同者孰與之皆自然也。誘於莠者有導之

南華經卷五

切皆猶會可怪

離性以為仁義  
為之不已則固  
泥拘束何以遊  
於道德之間

仁義離滿義也  
至有膠漆而離

子專言仁義  
子專言道德

六書專抑仁  
談自然大

子之所言  
其字義本

五子不同  
言仁義本非

五藏問物室自  
擬附麗傳合

一處  
人人言指

和音題其過  
論語八州同

二而常全。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繆索而遊乎道

德之間為哉。任道自得。則抱朴獨往。連連假物。無為其間也。使天下惑

也。仁義連連。祇足以夫小惑易方。夫小惑易方。夫小惑易方。夫小惑易方。

西易方於體未虧。矜仁尚義。失其常然。以之死地。乃大惑也。何以知其然邪。

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

仁義。夫與物無傷者。非為仁也。而仁迹行焉。令萬生皆當者。非為義也。而義功見焉。故當

而無傷者。非仁義之招也。然而天下奔馳棄我

色。撓世不出於惡。而恒由仁。是非以仁義易其

性與。雖虞氏無易之情。而天下之性。固以異矣。故嘗試論之。自三代

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自三代以上。實有無為之

迹。無為之迹。亦有為者之所尚也。尚之則失其

自然之素。故雖聖人有不得已。或以繫夷之事。

易垂拱之性。而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

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夫鶴居而

穀食。鳥行而無章者。何惜而不殉哉。故與世常

冥。唯變所適。其迹則殉世之迹也。所遇者。或時

有繫夷禿脛之變。其迹則傷性之迹也。然而雖

揮斥八極。而神氣無變。手足繫夷。而居形者不

擾。則奚殉哉。無殉也。故乃不。故此數子者。事業

南華經卷五

五

善論

語無治卷翻  
宜下界不可樂  
結

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之所惜者。生也。今殉之太甚。俱殘其生。則所殉是非不足復論。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

必以方違  
不得不在極

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

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

小人於其間哉。天下皆以不殘為善。今均於殘

夫生奚為殘。性奚為易哉。皆由乎尚無為之迹也。若知迹之由乎無為而成。則絕尚去甚。而反

冥我極矣。堯桀將均於自得。君子小人奚辨哉。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

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以此係彼為屬。屬

故不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

也。率性通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

屬猶附托也林

解多不通

臧與穀皆善之

謂此處又出臧

字皆以人為臧

實語

自開自見若谷

吾書論語所謂

默而識。是頓悟不得。青志。自謂自見。聞見之外。有物非。之謂也。引默字。已非解。默識。充非尚未識。在默。河足以識之。頓也。一日克。禮天下歸。頃悟而何。請向其目。家所謂。自任時其曰。人由已即祥。

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不付之於我。而屬之於彼。則雖通之如彼。而我已喪矣。故各任其耳目之用。而不係於離曠。乃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善於自得。忘仁而仁。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謂仁義為善。則損命。還自不仁也。身且不仁。其如人何。故任其性命。乃能及人。而不累於已。彼我同於自得。斯可謂善也。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絕

家所謂此事別。着力不得也。後無許多事。三何皆知祥。今色我其言。鍊亦然。楊固備曰。適人者不遠。自適者。真遠。

發策

離棄曠。自任聞見。則萬方之聰明。莫不皆全也。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此舍已效人者也。雖效之若人而已已。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苟以失性為淫僻。則雖所失之塗異。其於失之一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愧道德之不為。謝冥復之無迹。故絕操行。忘名利。從容吹累遺我忘彼。若斯而已矣。

語至刺急每待皆獲若深厚不可知者  
子未有成片文字故葉橫生首尾歎應自為一家若此以下數篇者但論善  
意六大宗師也

楊用脩曰伯樂

馬所見無非

心庖丁解牛

無非牛也

至誠之不

為魚之不察

精義之不致

燻之不知

燒割皆下得好

死字後

### 馬蹄第九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

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駑驥各適於性而足雖有義臺路

寢無所用之馬之真性非辭鞍而惡乘但無羨於榮華及至伯樂曰

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以連之以羈馬編

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有意治之則不治矣治之為善

斯不善也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楸飾

之患而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

陶匠樸玉  
頌反覆一馬  
自敵此篇維  
意淺亦有機軸

夫善御者將以盡其能也。走作驅步求其過能之用。故有不堪而多死焉。若乃任駑驥之力。適遲疾之分。雖則足迹接乎八荒之表。而衆馬之性全矣。而或者聞任馬之性。乃謂放而不乘。聞無爲之風。遂云行不如陶。何其往而不返哉。斯失乎莊生之旨遠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水。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世以任自

筆過遂皆不

之善治也。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以不治治之不亦過乎。乃善治也。

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夫民之德小異

而大同。故性之不可去者。衣食也。事之不可廢者。耕織也。此天下之所同。而爲本者也。守斯道者。無爲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放之而自一耳。非

之至也。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此自是於內。無所求及之。

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不求非望之利。故止於一

家而萬物羣生。連屬其鄉。混芒而同得也。則與

異而家禽獸成羣。草木遂長。足性而止。無吞

殊也。是

齊物論天行天  
鈞天遊與此天  
效皆是莊子御  
此名字以形容  
自然之樂  
不切處常不休

用韻

意以

不名吉

是本不能行  
政本不能及

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闖。與物無害。故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物馴也。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知則離道也。以善。同乎無欲。是謂素樸。欲則離性以飾也。素樸而民性得矣。無煩乎知欲也。及至聖人。聖人者。民得性之迹耳。非所以迹也。此云及至聖人。猶云及至其迹也。蹵蹵為仁。蹵蹵為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為樂。摘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夫聖彰則仁義不真。而禮樂離性。徒得形表而已矣。有聖人。即有斯弊。吾若是何哉。故純樸

分外嗜力貌  
如糖如糖  
僻如鞭僻  
皆盡形容

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凡此皆變樸為華。棄殘廢矣。世雖貴之。非其貴也。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工匠則有規矩之制。聖人則有可尚之迹。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頭相靡。怒則分背相踉。馬知已此矣。御其真知。乘其自然。則之性不失。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

闔扼驚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

馬性不同而齊求其用故有力竭而態作者

夫赫胥氏之

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

而遊民能已此矣

此民之真能也

及至聖人屈折禮樂

以匡天下之形字法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

乃始踈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

之過也

其過皆出乎迹之可尚也



